

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

忧伤就像雪一样安静地飘落到她心上，

覆盖在那儿

张惠雯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一 瞬 的
光 线、色 彩
和 阴 影

张惠雯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 / 张惠雯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302-1369-8

I. ①—… II. ①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4402 号

责任编辑 李成强
特邀编辑 黄一川 徐新芳
装帧设计 米 屋
内文制作 田晓波
责任印制 李远林 李海波 史广宜

—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

YISHUN DE GUANGXIAN SECAI HE YINYING

张惠雯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编 100120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20 千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02-1369-8
定 价 36.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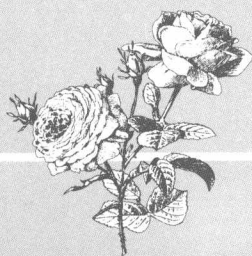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所谓女人，就是终生生活在爱情理想中的人，这不是说她的感情坚定不移，事实上她的感情可能经常转移，甚至转移到自己幻想的、并不存在的人身上，但她的理想是不变的，那就是寻找爱、于爱情中存在。

——张惠雯



目录



暴风雨之后 / 1

歌 / 21

年轻的妻子 / 41

爱情的五个瞬间 / 63

岛上的苏珊娜 / 93

在屋顶上散步 / 105

末日的爱情 / 119

安娜和我 / 139

月圆之夜 / 159

醉意 / 175

蓝色时代 / 201

岁暮 / 221

暴风雨之后



她在他心里唤起了一种模糊却强烈的怜爱情绪，大概当一种漠然甚至高傲的东西突然软化，就会在人心里唤起这种情绪。这情绪让他也不安，甚至有点暴躁，火星在他心里燃开，他被一股阴郁的情欲抓住了，它阴郁而暴烈，像外面雷电交加中的暴风雨。

他在半梦半醒时听到雨声，然后又睡着了。他做了一些零散的梦，梦里有嘈杂的声音，偶尔还有光在眼前划亮又熄灭。在临醒前的昏沉里，他意识到又是个暴风雨的早晨，他差不多是听着雷声和雨声慢慢清醒过来的。他光着身子走到窗前，在百叶窗的扇叶间拨开一条缝隙，透过这条缝隙看了看那个苍茫、凌乱的世界——雨被风裹挟着一片片横扫过去，在阴沉的白日光线中，闪电在远处划过，像一条灰亮的树枝。

他躺回到床上，雷雨交加的早晨总是让人恍惚、困倦，似乎外面那个世界的狂暴让一个房间、一张床更惬意，甚至有种甜蜜的味道。它会让一个人沉溺在某种对琐碎的生活片段的回忆里——仅仅让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在心头掠过或如水中之物那样浮升、沉落，而后随手捞起一段适宜的往事，重新细细地品味。

他于是回想起那个早上，也是这么灰暗，一片片雨水也是这么狂怒地抽打着一切东西，闪电也像灰亮的树枝，但要古老粗粝得多，它曾经那么逼近，他眼睁睁看着它在不远处轰然炸开。他

坐的那辆车猛地抖了一下，几乎弹起来，偏离了车道。在可怕的轰响中，他仍然清楚地听到她叫了一声。然后，车子又平稳了，在晦暗的暴风雨里继续行驶。他们几乎是在盲目中往前走的，因为雨刷已经来不及擦掉那些扑过来的雨，玻璃、镜子……一切都化成了雾，只有车灯的闪光融化在雾里……

那次他偶然搭乘一位朋友的车从奥斯汀返回休斯敦。他们之前并不熟悉，只是在一些聚会上见过面，他对她甚至没什么特别的印象。那天，他们走十号高速公路，如果正常的话，应该两个半小时就能到达休斯敦市区。但出发后半个小时，就遇上了暴风雨。

一开始，雨还没下，只有电光在远处频繁闪动。在公路尽头低垂的天空下，这些巨大的灰亮树枝、龙爪因为遥远而悄无声息。他忍不住说：“你看那些闪电，太美了。”她却转过头看了他一眼说：“是挺美，你只看到它美，我看到了危险，对开车的人来说可不是好事儿，要下暴雨了。”她说话时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仿佛在讽刺他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种看客姿态。他的脸微微红了，一个人默默观看，不再轻易发言。天空一览无余，那些巨大的花在远处不停地蓦然开放又熄灭，这的确是他没有见过的奇特景观。他们正朝着闪电的方向行驶，闪电也朝着他们这个方向来，他们在彼此靠近。

他在欣赏着奇观的时候，注意到她的眉头微微皱起来，他觉得好笑，她看起来很像他在康拉德小说中读到的气派肃穆的英国

大副。很快，他听见雷声滚滚而来，有一阵子，天空像夜晚般漆黑，闪电变成了红色。在他还没有找到机会要求停车调换座位的时候，硕大的雨点就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在路面上迅速卷起一股烟尘般的白雾，他这时候才感到倒霉。虽然关着窗户，他也闻到刺鼻的腥味钻进来，车里一下子变得潮湿了。她迅速扫了他一眼，似乎在说：现在你知道了？

雨从天空中倾泻下来，被风裹着肆意抽打车子和路面。高速公路变成了一条河，绞缠着电光和巨大的雷声，而他们还置身河底。她减慢了速度，但在这么一个到处白茫茫一片的河谷底下，无论怎么减速也让人觉得车子正在以危险的速度冲向一个不明之处。有一会儿，她告诉他刹车好像受潮了，不灵了，她轻踩着又试了几次，最后说没有太大问题。他因为让一个女人应付这种局面而不安，但又无计可施。她似乎在对付暴雨的空暇中还注意到了这一点，安慰他说：“遇到这种情况，谁开都危险，我还不放心你开呢，男的总喜欢开快车。”他笑了，说：“我还算是个理性的人。”“理性。”她莫名其妙地重复道，似乎她不相信，而后她也笑了，但很快恢复了那种因过于专注而显得严肃的神情。

他本来以为风暴短时间内就会过去，可大雨没有要停的样子，雷电还在变本加厉，他现在真的觉得外面的一切都不美了。路面的水深起来，她说这样开车就像个瞎子，但他更担心的是车里进水，会突然在某个地方熄火。于是，他们认为必须找个出口停一会儿，等大雨过去。他按照她的指示打开了卫星定位，搜索附近

的休息站出口，后来他们极其缓慢地换到右道上，遵循着机器里那位女士的指引，到了距离最近的加油站。她把车开到停车场里地势较高的地方，停下来。等她熄了火，他才注意到刚才很大一部分噪音是汽车挣扎的咆哮。发动机熄灭的一刹那，有种奇特的安静降临，接着剩下雨声，哗然而单纯。

在这突然而来的停滞中，他们都感到有点别扭。他们并不很熟，现在被关在一个狭小、封闭的空间里，因为暴风雨而和外界隔绝，坐得很近，又似乎无事可干。她这时向上伸展了一下双臂，说刚才一直紧张，现在才觉得胳膊酸疼，很疲倦。他提议她坐在那儿睡一会儿，她怪他说他在这儿，她怎么能睡觉呢。于是，他们开始聊天。一开始拘谨地找着话题，后来谈话却自然而然地灵活起来，越来越流畅、美妙，似乎他们向着彼此关闭的一扇门敞开了，端着的那个姿势松懈了，话语和话语之间找到了默契，不断牵引出新的兴致。

他很奇怪为什么之前并没有注意到这位朋友，也从未觉得她多漂亮。他现在觉得她好，不是简单的漂亮，而是她的神情和姿态里有那么一种韵致，吸引了他。尤其当他兴致勃勃东扯西拉地说话的时候，她稍微偏着头，一会儿看着他，一会儿又看着外面，似乎听得相当专注，又有一丝心不在焉。她说的话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但她说话时有点阔的嘴唇上浮着浅笑，嘴角挑起，有一点嘲讽的神气，却那么温柔。她轻易地接过他的话题，讲到在一个聚会上，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女人穿着超级低腰的裤子，上身衣

服也很暴露，后背差不多只有两条带子。对她们这些女的来说，这个女人穿得十分低俗，很不得体，给人的印象就是一身明晃晃的白……（她把肉这个字眼硬生生地咽下去）但是那些男人呢，不管是结了婚的还是没有结婚的，不管是大家眼里的正人君子还是好色鬼，眼都不由自主地黏在她背后，就像牵了一根线，尤其当她因为拿什么东西弯腰的时候，那些男人的眼睛就像中了蛊。说到这儿，她朗声笑了，说，不管怎么样，得客观地承认，男人在某些方面就像动物。他听了脸上微微发烧，与其说是这种对他性别的嘲弄让他不好意思，不如说他意识到自己正想入非非。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扯到了他养过的一条狗，他很概括而又恰到好处地精细描述了它丢了之后他如何到处去找它的情景。他的口才让他自己也吃了一惊，他把它讲述得很好，像是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每一个恰到好处的词。他并没有添油加醋，他的确和这条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讲完了以后，她看着他，眼神充满抚慰，好像他变成了一条可怜的小狗。

他们相互对视的时间变长了，他发现长久地看进一个女人的眼睛是一件美妙的事，尽管有时候他们会半途而废，低下头或把目光转到别的地方去。他们各自说起一些小时候的趣事，其实他讲的一半是真实，一半是杜撰。人在追忆那些模糊的往事时不可避免地会杜撰，以填满那些缺失的细节，给平庸的苍白涂上鲜艳的颜色，但他讲得很投入，仿佛他至今仍能感同身受。他讲到死亡，讲有一天放学回家时听到妈妈的哭声——姥姥去世了。他那

天进家前刚好在楼角看见半道彩虹，后来他相信它就是姥姥离开时经过的桥，把她带到另一边去了。半道彩虹搭成的桥——这是他对死亡最初的印象。这一部分，他没有杜撰，但这么多年他倒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害怕别人会觉得怪异，或是嘲笑他幼稚。他竟会全然地信任她，唯独告诉了她。然后，他有点后悔，注意她脸上的表情，他发现她眼神变得沉静，厚嘴唇上的笑也没有了，只剩下一派天真的同情。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她突然伸过手，轻轻盖在他的手上，声音低柔地说：“不要太难过。”他其实并没有难过，那件事过去太久了，他只是讲一个印象，但因为这博得了她的同情，他突然想到他形单影只、缺乏女人照料的生活，心头一热，觉得委屈起来。

很自然地，他们谈到婚姻和家庭。她规劝他不该再贪图自由的享受了，她这时候又变成了稳重的大姐。她开始替他衡量利弊，分析家庭和婚姻带给一个男人的幸福。他笑着打断她，说在他看来，“安稳”这个词比幸福恰当，他倒认为一个人独处幸福更有保证，两个人则说不清楚了。她打量了他一会儿，问他是不是遭受过什么感情的打击，他说他生来是个有点麻木的人，没有感到过什么打击。她有点狐疑地看着他，他马上宣称他是喜欢女人的。她笑了，接着沉吟一会儿，说他刚才说得也对，两个人的话，很多东西不在你自己的控制之中，幸福与否，更难把握。但她坚持说在婚姻方面，男人比女人受益，婚姻总是让他们更健康，事业上也发展得更好，但是女人通常要牺牲更多，老得很快，事业也

分心了……他说他同意，她微微一笑，把头靠在窗户上，脸上明媚的神情突然消失了，有点儿疲惫，又有点儿忧愁。窗户的另一边就是湿淋淋的雨水，他猜玻璃很冰冷、潮湿。

这时候，她轻轻抚过他的那只手早已经离开他，搁在他旁边的椅子边缘，在蓝色绒面布罩的上面，显得白而丰满，修剪齐整的指甲闪着珠光。他心里想着怎么再把它握在手里，想着如何安慰这个倦怠不安的女人，如何从她那里得到温柔……她在他心里唤起了一种模糊却强烈的怜爱情绪，大概当一种漠然甚至高傲的东西突然软化，就会在人心灵唤起这种情绪。这情绪让他也不安，甚至有点暴躁，火星在他心里燃开，他被一股阴郁的情欲抓住了，它阴郁而暴烈，像外面雷电交加中的暴风雨。突然之间，他满脑子想入非非，无法集中精力听她说话，他听到了，却抓不住那些音符的意思。她正有点悲哀地说到婚姻让人困乏的地方，说婚姻是个困境，是谁也没办法走出的困境，因为一旦两个人结婚久了，不管以前多爱对方，那种爱都不存在了，它可能变成某种更深的亲情，或者像人们说的左手和右手的血肉相连，总之以前那种爱不存在了，相互之间的吸引不存在了……

她这时意识到他正望着她，仿佛被吓了一跳，神情异样地把脸转向窗外。他握住她的一只手，他心里仍畏缩着，那只发烫的手微微发抖。他热烈而迫切地攥着她的手，感觉着它的温度和形状，想到一只温热的鸟儿，心里充满了柔情。她低声命令他：“快放开！”但他没有放开，因为他察觉到她并没有恼怒，也不讨厌他。

他变得蛮不讲理，反而把她的手拉近，开始亲吻它。他感觉和她很亲，感到这个温柔的游戏令他心旷神怡，一切出乎意料又仿佛自然而然。她看起来有些羞赧，身子往后挣着，那只因挣扎而微微充血的手在他面前握成一个可笑的小拳头。他看着她，越发觉得她美，她身上有什么东西深深吸引他，也许是一种暖意，让他想和她亲近。

她夺回了她的手，似乎松了口气，又有点失落，望着挡风玻璃上滴下的雨水，挺直了脊背，这让他联想到一只弓起脊背的猫。雨还在下，外面什么也看不到——一个孤绝的地方，像个孤岛，把他们和一切都隔绝了，把过去、未来、道德、现实的顾虑都消解了。刚才的一幕没让她觉得羞，她刚说：“我不是那种……”就被他拉了过去，他吻了她，他们姿势窘迫地拥抱着，因为该死的档位横在他们中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车里头亮了，那层紧紧包裹住他们、保护他们的幽暗和嘈杂都消失了。她的身体自然而然地离开了，她微笑着把仍然搭在她肩膀上的手轻轻推开。她做得那么自然，以至于他虽然感到失落，却没觉得受了什么伤害。她坐直身体，从遮光板上面的小镜子里整理着头发。他仍然有些痴迷地看了她一会儿，但那松懈的身体也慢慢在座位上坐直了。他们都做出一副打起精神的样子，但他其实很沮丧，甚至有点愤怒，不明白那美好的东西怎么突然间就中断了。他期望着暴雨闪电，期望着他们继续被困在这个路边的停车场里，在一个隔绝的、陌生的地方

继续温柔的游戏。但是再没有下雨的迹象了，雨彻底停了，天空缓缓透出干净的蓝色。

他们交换了座位。车子重新驶上高速公路，路面、天空在水中泛着微光，德州平原上铺展着一片片低矮、开满野花的土岗，有时候有一条河，有时候有一带绵延的美丽丛林，还有沼泽、农场白色的木头房子，一切显得晶莹、美丽、温润动人。他希望她和他一起欣赏这景致，但她睡着了。他微笑着想到，她不再因为他在场而不愿睡觉了……

过了一个多星期，他出现在她提起的那个移民聚会上，因为除了参加这愚蠢的活动，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遇见”她。在此之前，他给她打过电话，除了一般性的问候，他们什么都没有谈，她语气中透露出她不太方便，他只好匆匆把电话结束。毕竟，他是个清高的人。他似乎因找不回他们之间那种私密而焦虑，满脑子都是对她的念想，让他自己也觉得诧异。他曾经把每段情爱当成有趣的经历，对他来说，它们的存在似乎是出于暂时改变生活常态的需要，他从未感觉到这种对温暖的焦虑渴求、一种急于填补的空。好几次，他感到突如其来的悲哀，觉得自己老了、脆弱了。

聚会在一个华人餐馆的婚宴厅里举行，首先是一系列讲座和表演，有人传授中医养生知识，有人讲授美国公民的申请信息，然后有人到台子上唱京戏……他注意到会场里有不少熟龄单身男女（他猜测他们各怀目的），剩下的就是老人。她是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直到节目结束、自由交流的时间，他们才有机会说话。